緊要聲明

啓者今有崇文門內大街祥元木廠王姓同人說合倒與文祥湧永遠爲業所有內外帳目及鋪保木印轇轕不清全歸王姓自行清理不與新業主相干再豐義盛磚灰鋪原倒祥元之字據祥元云於庚子兵燹遺失嗣後此項字據如再出現即作廢紙特此登報聲明過期無效 文祥湧啓

隆記米莊新張廣告

本號自運各色大米麵粉零躉批發賜顧者請駕臨面議價值必當格外克己開設騾馬市大街路北電話南局七十一號 本主人謹啓

●演說●

除蝗禍

楊曼青

日前登載一篇演說 題目是過蝗蟲 因限於篇幅 未能說到除治之法 及預防之策 乘着這些日子蝗蟲正在肥喫之際 大可以說說捕治的法子 農民觸目驚心 或者這場蟲災 不至於仍在腦杓子後頭 知道有個防患未然 今年既是趕辦不及 明年若不加防備 蝗蟲再要滋生出來 那可不是鬧着玩的呀 老鄉親

由古至今 關蝗災的事情 惟獨中國最多 幷不是蝗蟲一死兒喫上中國 不敢在外國滋生事端 因爲外國捕治甚嚴的原故 他還鬧甚麼 可是早年外國也鬧過蝗蟲 西歷一千四百七十八年 威尼斯國大遭蟲災 害禍兩千多里 人畜死傷甚多 日本明治十二年間 北海道會鬧過蝗蟲 其餘別的國 雖然也有這們一宗蟲子 無非是偶然一鬧 人家的洋法子甚高 蝗蟲隨着滋生 就有許多撲滅之法 所以蝗蟲在外國混着不喫香 才專喫中國一嘴 打算不讓他喫 請看以下的法子

眞要防備蝗蟲 等着他喫上莊稼再防備 那可就晚了 第一先除蝗子 蝗子今年下在地內 日久能作卵塊之形 明年發生之時 出土極其細小 再經風吹日曬 漸漸長大 只要有青柯子的地方 蝗子便能攀附依樓 就十來天的工夫 暫次生殼脫皮 对在那個時候 還沒生翅膀兒哪 撲殺就覺着不容易了 蝗蟲初生之時 農民漫不經心 這宗蟲子長雖不到一寸 可就生出翅膀兒 說聲飛起 立時就是黑忽忽的一大片 至可恨是有莊稼的時候 偏生長這宗蟲子 比如要生在三九天 農民何至於着這一通兒大急

捕蝗之法 必先預備一大網 若等到蝗蟲落在莊稼上 這才紡線織網 那就不用費事了 不然怎麼說是先預備呢 好在蝗蟲飛起 并不離羣 迎着前面布開大網 人在後邊驅逐 蟲入網之內 只要有幾大鍋熱水 把蝗蟲下入鍋內 蝗蟲有多大力量 大概也不會來個狗刨兒 再看飛蝗所向之處 地下橫刨幾溜深溝 人由後面追逐 蝗蟲落溝的用土掩埋 外國捕蝗用叉手網 是用木竿排列於前 上用大網遮阻蟲路 再用布縫袋 蝗蟲清早時落在網上 最易撲殺 蝗蟲若是夜間飛來 宜用燈光誘集 燈前不論是紙是布 只要透光就行 下邊或刨溝 或用盛水器 蝗撲燈亮撞下去 落水落溝 均可除害 此外還有一法 外國能辦的到 中國農學未能盛興 恐怕說時容易辦時難 就是用毒劑殺蟲之法 蝗蟲飛起 迎頭佈置一種噴藥粉的機器 藥粉噴在半空 蝗蟲觸之即斃 藥料兒倒不耗費 用石油一升 水五合 石鹼一兩七八錢 合之 此名石油乳劑 或用除蟲菊二兩 酒精五兩 磞砂糖二兩 混合一處 能成褐色濃液 用湯一升瀉合 用石鹼六錢 合在一處行用 凡是被毒劑熏死的蝗蟲 是萬不可喫他 因爲受了毒的原故 其餘毒劑甚多 別竟顧得害蝗蟲 人也受了毒 那倒多添一層麻煩 總而言之 此時農學尚未大明 農民若是防備 第一是刨掘蝗蟲子 別等他出來害禍莊稼 用人力捕蝗 尚能辦到

若說置買機器用毒藥殺蝗　那只好說是說聽是聽　鄉下人多是現念佛現燒香的脾氣　誰有富餘錢財置買萬年開的機器呀話雖是這們說一縣的民　父母他老人家不可不知捕蝗之法　若瞪着兩隻官眼睛瞧着蝗蟲喫個少皮沒毛一點兒主意沒有　歸之於蟲禍人災　就會施展刮地皮的手段　請問遇見這宗縣知事老黎民該當幾個死兒呀

◉本館要電◉

倫敦電◉歐洲各處勢甚緊張

維也納接得消息云　薩爾維亞大調軍隊　至其邊界　派薩國飛機到處偵探　門的內哥某軍隊　在佛力諸隣近　贊助薩爾維亞軍隊云云

▲維也納電　據云薩爾維亞軍兵拆毀塞穆林與伯爾格來得相接之橋梁云

▲又電　昨日上午　奧軍炸擊薩軍駐紮之地　迫其退讓　薩爾維亞軍隊　裝載火藥軍裝被擒云

◉國事要聞◉

白狼離羣遁逸確聞◉白狼自經富水關黃龍廟西峽口韓信寨平頂山維摩寺各處軍隊痛剿後　勢窮力蹙幾致成擒　白狼心驚膽落　不敢復隨股匪　與官軍抵抗　玆據某縣某君抄來匪夥朱勤明等供詞一紙照錄如下　朱勤明供年三十歲　是永城縣人　年八月間　往安徽茶山去賣猪毛　因賠累無奈在那傭工　至本年正月初四日　白狼領數千，前往　小的投入白狼杆內　同白狼們走了四天四夜過了鐵路　初十日到商城南約二十餘里　與軍隊打兩天仗　一月十二日　打開老河口　得有許多槍支子藥　并得大炮四尊　財物甚巨　隨又同到紫荊關　往西省沿路　破了十餘個城　又到西安省到甘肅　並在西莊攻破回城　回民的女人　用木杆把白狼的下牙齒打落了一個　下嘴唇偏左　有一小豁　白狼近四十歲　面上有幾顆痲子　小的確是認得清楚的　回城破後　又同白狼領杆走了　四月二十四日　在山西保吉縣打仗　小的這左脇受了槍傷　今還未好　因彼處軍隊打的利害　白狼領有八九千人　在西省打了十多敗仗　把大炮四尊丟在西省山口去了　小的們回來　走到白土岡　山內們盤踞　白狼就叫分股四散　孫玉章領杆人　由西坪赴鄧州　張其雲尹老婆及李鴻賓之第　腠子筋們　各帶一杆　也望鄧州去了　宋老年帶有一千多人　往魯山娘娘山去了　白狼領著小的們五六百人　至高皇廟　白狼聲言子藥不足　不願領杆　吩咐小的們逃散　小的們係吳豁子彭老三韓發魁胡殿合及白狼之抱隊官　又是杆子頭魯慶安　大家商議　去破洪庄高庄兩個寨　取奪槍枝子藥　預備東竄　不料破了兩寨之後　即有軍隊至高皇廟　打了半天仗　小的們又打敗了　是日白狼同小的們都住在平頂山上頭　看見軍隊不多　並不害怕　到了第二天　天色將明　正與吳豁子在敖庄弄早飯　尚未做熟　不曉得軍隊就到了　又打了一敗仗下來　並把白狼的抱隊官杆子頭魯慶安打死了　那時節係吳豁子指揮　與軍隊打仗　小的們同白狼在平頂山南坡歇住　聽見敗了下來　隨同白狼一杆八十

兜安氏大醫生雅鑒敬啓者敝友梁翰梯君患吐瀉痧症勢已垂危遂飭使速購　貴醫士所製之霍亂吐瀉聖藥一瓶連次進服約逾半小鐘病勢大減再閱一時元氣已復動作如恒鄙人歡喜莫名感佩奚

兜安氏霍亂吐瀉
聖藥爲時疫要品

多個人　逃到大營東張庄　在白狼親戚不知姓名人家中　住了半夜零一天　尚記得他親戚的房屋方向　聞此處又有軍隊來赶　白狼又同吳豁子們逃魯境山內常台去了　此時白狼不要外縣人專要魯山人　小的因此與他拆開了　小的在張庄時　同白狼住在一處　並有二十支快槍　埋在他親戚家後園內　小的所用槍支暫交與韓發魁去了　白狼意思　仍不干休　想買子藥　小的與他拆開時　有幾天了　他說要往娘娘山去找宋老年　以後即不知蹤跡　小的是想由繰河一回到永城原籍去的　走到恩境　被隊獲住了　這小孩丁海生　小的亦認得他　他是胡殿合在信陽州一小村庄上裹去的　在杆內與胡殿合嘍馬　所供是實

▲丁海生　年十二歲　是信陽州人　家有父母　本年正月二十間　到姐家探親　被白狼匪黨魯山人胡殿合架杆把小的裹去了　他們約有一萬多人　沿途攻城截寨　到西省被軍隊打散　白狼領杆拐回大營東　住了半月零一天　小的想家　起意逃跑　恰有杆首朱勤明說回繰河　叫跟他走　不料行至恩境　就被獲了　只求恩典是實

陳繩案第七次公審◉（續）

審判長又問黃宗緒云　此外還有甚話對你講　答陳繩說　五姨奶奶有一天　見他出門的時候　向他笑說道　六爺穿的衣服很俏皮　可惜沒個六奶奶　當時陳繩頗拒絕五姨奶奶的話不應如此說　以後陳繩尚將此話　及將來恐受董升之誘等情　曾對陳璧說過　審判長又問黃云董升會送過五姨奶奶甚麼東西　答以後調查出來的　曾送過吃食　並尚送給周文潞　那時陳繩還規戒周文潞　不可受他的餽送　俾免爲其利用等語　審判長問送周文潞是甚麼東西　答亦係吃食等類　繼又說道　此案前在地方廳時　黃貴曾供出陳璧爲主要犯　及至判決後　陳璧不恨黃貴之誣陷反倒將他攏在家裏蓄養　其他一班人亦皆如是　是大可疑者　我（黃自謂）此次本不欲出庭作證緣社會上多說我受陳璧的賄賂　故此始肯出庭　切實的報告　以明是否受賄云云　審判長當安慰道外間所說　無理之風傳　只好不必理他　就是你關於此案之熱心　於法庭求此案之眞像　亦不無小補　黃宗緒又云　黃貴衣上血跡　已經地方檢察官　及探訪局驗明　是人血　而以後竟改變是螃蟹上的泥苔　此又地方廳之糢糊辦法也　審判長當令　黃退出　另提任德壽　此人係陳繩死後陳宅雇用之臨時廚役也　審判長甄問其到陳宅傭工的日期　原來在該案發現以後　案中情形　一槩不知當將其飭回　又喚陳伯康黃宗緒上堂　令黃宗緒識認在董升家搜出之表練　是否係陳繩之物　黃諦視許久　答雖是這樣　然不敢說一定的必是　審判長又提董升上堂　究問表練的來歷　董升疑黃宗緒認定是陳繩之物　當時頗形忿恨　一面向審判長答稱　表練是張麟絓的　前次已經質對過的　答畢　又向黃宗緒發話道　我知道你現在仝陳璧是一氣的了　頭年施家胡同店裡　有個姓張的給你們調和好了　你向陳璧　每年要三千塊錢　要到六十年爲止　你就忘了在六爺的靈前說的話了董升在堂上如此的一說　黃宗緒當時頗覺難堪　遂答道　你說我使錢我就使錢如何　審判長遂將兩人的話止住（未完）

者尤爲不勝感德之至專此
祇頌時祺
順德桂洲東生
祥關玉生謹上

小孩暑瀉伏暑嘔吐泄瀉等症
價　每瓶大洋六角　每打大洋六元
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本京新聞●

婚期通告●大總統第四公子 八月二十四日爲婚禮吉日 奉大總統諭 所有本國官民 呈送禮物概不收領●亦不許抬入府門 己由承宣司通告

喜占勿藥●本報昨紀總長遇險一則 茲聞是日孫總長 係由頤和園入城 行至護國寺街西口外北邊 因躲狗該汽車誤墜馬路溝內 當將總長頭部及兩腿碰傷 急延醫治 現已出危險 喜占勿藥矣

巡官調區●警察保安一隊巡官榮喜 因馭下無方 經隊長祥勝呈廳核辦 現當奉廳令調歸內右三區差遣

解送人犯●軍政執法處派差弁戚玉安帶兵二名 押着犯人田文颺一名 於三十號上午八點半 由京奉路快車解往奉天交將軍府辦理

軋傷工人●二十九號上午六點餘鐘 西華門外南甬子 有土木工程處工人蔣某 在小鐵道兒上 用鉄車往中種門內推運磚料 偶然失足滑倒 致被後面鐵車將腿軋傷 不能行動 遂有同夥工人 把蔣某搭往該隊調治

何故被拿●日前下午三點餘鐘 有便衣探兵數人 在西直門外北關喜五茶館內 拿獲西關住戶打鼓兒的尚三一名 帶往該公所訊辦 不知是何要案

拐帶被獲●外右三區巡官王德山 巡長佟文德 關松斌等 昨在葱店地方 盤獲李周氏 由通州被張玉春拐來 正在找人相看價賣 當連窩主王某一並帶區訊辦

人財兩空●安定門大街住戶吳德氏 昨至內左四區 喊告兒婦吳烏氏 拐物潛逃 與姘頭趙森過度去了 現經相遇 懇請查傳追究 當蒙照准 查獲到案 遂解警廳訊辦

設賭被抄●廣安胡同住戶張于氏 設局聚賭 男女合座 昨經右三區長警抄獲 連賭具全行帶區罰辦

逐鬼驅邪●安定門外 有拉驢看病 四五個人 外帶逐鬼驅邪 相面算卦 大關外館一帶 受騙的實在不少 二十八號下午一時 外館西永興家 約伊打卦 伊等愣說家宅不安 非三五十塊洋錢不能破之 若當時無驗 不要禮金 用水一碗 黃表紙一張 持刀一剁 黃紙變成血色 將鬼斬化 從此家宅平安 咳 實與治安大有防害 望有地面之責者 敢緊干涉 干涉纔好 騙錢小事 恐生異端

死了兩個●安定門外西二閘 有老婦投河身死 年六十餘歲 身穿舊藍布褌褂 白襪蝠子履鞋 二十八號安定汛守備王明 相驗抬埋 並無屍親認領 又黃寺宮門前倒臥一名老者 年約七旬餘 同日相驗 亦無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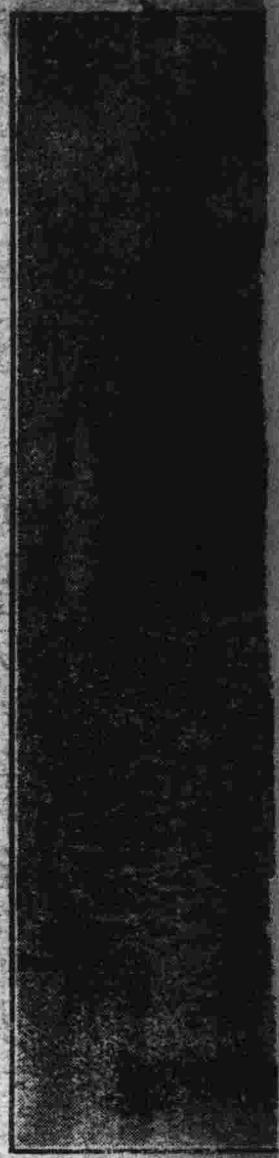
驚車傷人●二十八號晚七鐘 由西直門外驚進城去一輛轎車 已將車軲轆丟失 跑至順城街地方 將門牌八十四號之住戶希朗阿撞倒 刮傷頭部胳膊等處甚重 遂由門領海君 飭派門甲等將車截住 將趕車的蔣文福解送提署 次日經檢驗吏俞德霖相驗活傷 三十號將蔣文福送交檢察廳究辦

病家注意特別廣告

凡有中西各醫所不能治之重病 無論新久 可將病情詳述 如本醫視爲尚可竭力挽救者 第一次無論貧富 不收診金 隨請隨到 第二次照收○路遠及都城以外另議 北京東城石大人胡同松桂村吳繹芝醫士啓

果子巷豫陞堂飯莊鋪掌張仁甫無力成做歇業欠房租銀三百餘兩房東將此房收回租房之事

祥像片



元之賞格

[illegible]廳查緝外茲將該犯像片登報懸賞緝拿如有人偵知該犯蹤跡報由本工程處或北京京張張綏路局派警跟拿獲案審實即賞洋五百元賞欵貯京張張綏路局待領決不食言此白

京張張綏鐵路柴溝堡工程處劉錡告白

命令

大總統策令

比國外交部大臣達維濃參議院議長男爵法佛樂內廷大臣伯爵梅洛德均給予一等嘉禾章此令

比國外交部副大臣伯爵瞿爾塞爾比京府尹馬克斯禁衛上將德侶歐脫均給予二等嘉禾章此令

比國陸軍少校畢地斯給予四等嘉禾章禁衛軍大尉伯爵都脫爾孟給予五等嘉禾章此令

宋振綱王嗣昌吳信芳均給予四等文虎章此令

任命張樹元爲陸軍第五師師長此令

內務部呈准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議決熱河都統姜桂題糾劾署朝陽縣知事李鋑代理圍場縣知事徐壽光等一案依照知事懲戒條例均應受第三條第一種第一欵褫職處分等語李鋑徐壽光准照所議即行褫職以示懲儆此令

內務部呈准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議決前署陝西留壩縣知事孫丕琛不候交替擅離職守一案查該知事係辭職批准與未經請假擅離職守不同應比依知事懲戒條例第六條第二十四款量減一等受第四條第二種第一欵降等處分等語孫丕琛准照所議即行降等以示薄懲此令

大總統申令

據泰武將軍督理山東軍務靳雲鵬電陳七月八日匪徒突入黃縣擄綁富戶軍隊馳剿擒斬殆盡訊據獲匪李午亭王鑑三等供稱孫文黃興黨羽在大連潛設機關專謀刦掠此次張夢九王魁九王雅堂劉德三等受孫文黃興指使僞稱司令統領諸名目率衆潛赴黃縣意在勾結土棍入城焚掠因城中戒備改計向鄉間擄贖在張家溝搶綁張姓逼索巨欵突被軍隊聞知搜剿本股黨徒均被擒戮所餘無幾其他股同時由大連出發者尚有小鐵子一股約百餘人史紀福一股約數十人其邱丕振邱伯言金鼎山等一股約三百餘人陸續乘風船進發等語復據直隸巡按使朱家寶電陳十五日昌黎蒲河口有大股海匪登岸徑趨留守營刦掠商民綁票勒欵經軍隊馳擊奪回所綁商民追至東沙子峪匪登海船逃逸等語並迭據各處報告匪舟出沒桑島黑山島一帶乘間劫略及突擾北戴河擄去漁人各等情該亂黨等巢窟海隅伺隙焚掠兼行綁票勒贖殘酷無復人理良民何辜遭此荼毒著各將軍各巡按使督飭沿海各軍隊及附近駐泊各軍艦認眞防範隨時梭巡勿令匪縱乘間登岸肆擾其在逃及潛匿各匪犯應一體嚴密協緝務獲懲治以肅法紀此令

世界刑法惟吾國之流刑爲最古遣與流制雖各異而按諸刑事政策與移民政策究亦名異而實同清季修訂新刑律始一律定爲徒刑易以拘禁蓋以最新刑事政策義取感化服定役於監獄易發其遷善改過之心正不必屏諸遠方俾其自甘暴棄揆當時立法之用意陳義非不甚高而不謂行之數年其結果乃適與相反獄政尚未修明則多數雜居既難於實施教化設備多仍舊貫則分房未易更不免妨害衛生積是種種原因遂使在獄者幾成學習犯罪之地因之出獄者適爲獎勵犯罪之媒爲害公安所關甚鉅加以事變而後盜賊橫行反獄重案既時有所聞管獄各官每窮於防護法久生弊亟宜酌量變通本大總統爲執行刑律起見特制定徒刑改遣條例以濟監獄執行之窮嗣後凡屬於本條例第一條所列徒刑各犯均一律酌改發遣並准其編入各該遣地戶籍近可以爲疏通監獄之謀遠可以收充實邊防之效於刑事政策移民政策兩有禆益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著司法總長督飭該管官司實力奉行用副國家刑期無刑之至意此令

茲制定徒刑改遣條例公布之此令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三十日

唐山啟新洋灰有限公司廣告

評講聊齋

晚霞

（十六續）　尹箴明

蔣嫗疑其錯愕　女自言不愕　因以情詳告嫗　嫗以其風格韻妙　頗愛悅之　第慮年太少　必非肯中寡也者　而女孝謹　顧家中貧　便脫珍飾售數萬　嫗察其志無他　良喜　然無子　恐一旦臨蓐　不見信於戚里　以謀女　女曰　母得真孫　何必求人知　嫗亦安之

卻說蔣阿端之母　自從子落江之後　拋下一個孤寡老太太　即便是富家　都沒什麼意味　何況又是寒家呢　與然處在這等景況　也只好自怨命苦而已　單說這一天　忽然有個極美貌的女子　從外面進來　見面就問　說老太太您可是姓蔣嗎　老太太不知什麼事　連忙說姓蔣便怎麼樣　女子說有個蔣阿端　可是您的兒子　老太太說那是亡兒　你問他做甚　女子一聽　連忙萬福　說如此婆母請上　容孩兒大禮參拜　蔣老太太一聽　趕緊用手拉住女子　說小娘子　你不要錯認了老人家　亡兒已死多日　而且生前並未定過妻室　亦無指腹割襟等情（要寫賣女字據）　想必另有一個蔣阿端　你不要冒失　還得詳細調查　以免日後更正　那是報館囑咐（訪友哪）　女子一聽　說只要從前是龍舟獻技落江的蔣阿端　是你老人家的兒子　那就一點兒不錯　說着話把老太太　推在座位上　就大磕其頭　老太太是莫名其妙　人家孩子既是這樣恭敬　也不便再固執了　容他拜罷　這才攙起　說這位小娘子　你且一旁坐下　你把與吾兒婚姻之約的話　細細對老身說來　女子一聽　說婆母容稟　按說應起慢板　或來幾句二六　那是戲台上　莫若做為我沒編過戲詞兒　照原文說就是晚霞　把在燕子部與阿端瞧對眼光　直到蓮花塘相會　又如何因有孕投江遇救　直說到今天來投奔婆家的話　全都訴說已畢　老太太一聽　是半信半疑　聽着好像聊齋　可又說得跟真事一樣（不像我連說帶刨）　只好姑妄聽之　而且一瞧這個女子　是真有人緣　有這樣一個美人兒　暫且給自己做件兒　也頗可少慰寂寥　轉念一想　我留下他也沒什麼要緊　但只一件　看他這樣年輕輕兒的　未必能夠守得了寡　不過等分娩之後　再打主意　晚霞當日住在蔣家　早晚殷懃服侍婆母　還是真能操勞　次日一瞧家中寒苦　從頭上摘下一隻鑲鑽石嵌珍珠的金釵　交與婆母　說你老人家　到在大街之上　找個揉兒鋪　把他賣上幾萬銀子　買些魚肉柴米　以便過活　老太太一聽　說還是多買柴米　少買魚肉的才是（到了兒還是犯上戲迷啦）　老太太喜喜歡歡的拿到街前　賣了好幾萬　買了些應用的物件　老太太起心喜歡　唯因兒子已死　接房親友都知道他沒成過家　倘若生產下來　親友誰肯信是我們蔣門的骨肉呢　想到其間　同晚霞一商量　晚霞說只要您得著親孫孫　何必一定要人家知道　況且又沒什麼世職產業　誰也未必爭競　產老太·只可等下來再說　過了些天　阿端這才到家　諸位要看還得明天接演（未完）

京師地方審判廳廣告

本廳執行各案所有已經查封之動產均應隨時拍賣以便抵償除出示實貼各該處外亟應登報公告俾衆週知商民人等如有願買左列各項不動產者自公告之日起限於二十日內具書來廳聲請可也計開　打磨廠慶豐潤錢店鋪底　南羅鼓巷東寶興煤鋪鋪底　打磨廠太谷館鋪底　施家胡同普通齋鞋鋪鋪底　北新橋德隆茶葉鋪鋪底　東直門大街天順成糧店鋪底　南羅鼓巷西天成糧店鋪底　護國寺泰山肉店鋪底　東四牌樓大豆腐巷豐盛號鋪底　新街口[illegible]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請吸鳳凰牌香[illegible]

（將此頁按日存留以備與正張合訂）

[illegible]

…痧氣有七…日寒痧…水痧…筋痧…血痧…氣痧…狐痧

◎癲痧無論何種痧氣…年近日新久輕重速服此丸

應驗如響◎誠濟世之靈丹也◎價目◎每盒大洋一元每六盒大洋…元總售處前…外觀音寺西首

華英大藥房大柵欄老德記大藥房中西大藥房東四牌樓六條胡同西口瑞豐大藥房◎天津鍋店街[illegible]

英大藥房賜顧詳認啓製磁鐵盒庶不致誤

遊戲文章

◎海聊傳（李學銳投稿）

海外有老人國傳聞天皇氏之苗裔其政教禮俗與中國同物阜民豐甲於海外相傳數百年至末葉昏庸相繼政令不行天下大亂爲兩面人所滅改國號曰兩面國以火德王色尙赤以建子爲歲首大赦改元兩面國皇即位以來專以聲色狗馬是娛、好爲淫樂長夜之飲委政於宰相一日國皇微服外出行至冰島地方是鄉老數人坐於大樹之下談論時事國皇避在樹後竊聽之一鄉老然喟嘆曰老人無道而國亡兩面人所以有天下當此新造之業四方多故之秋決難析疑端賴得人而理今國皇親昵羣小任用私人宰相外戚也無德無才卑鄙庸儒之人耳自用事以來朝政日非風俗日壞竊人主之柄專黜陟之權文武遷擢不論才行衡金之多寡而畀之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及夷齊故賢人藏匿廉恥道消紀綱不振四維不張皆背小當道之故也又言大將軍握重兵驕縱恣橫擅威福安殺不辜自若輩當權天下離叛致啓海寇狡爲患逞之心屢犯邊境而大將軍玩寇縱兵、使海寇挾所求而來得所欲而去百姓先遭賊人姦淫屠戮之害復罹官兵焚劫剽掠之殃任此驕恣之將養一班鶩悍之卒是直率獸而食人也國皇聽到此處愀然不樂龍行虎步回轉宮廷即召宰相將軍面質責之二人不服向國皇厲聲曰臣等誠有罪然陛下宮殿之崇衣服之美·玉樓瓊室珍寶山積雖夏癸商辛莫能過此臣等死不足惜孰與陛下聚斂天下財供陛下快樂哉兩面皇聞言目瞪口呆半晌不語二人復又從容曰凡有天下而不恣睢是以天下爲桎梏若徒勞形苦神則是黔首之役爲陛下計當滅仁義之途絕諫說之辯然後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也國皇愕然曰·非二卿朕不聞此朕有二卿如魚得水去卿朕作涸轍耳朕願與卿等共樂之詔各賜黃金千鎰二人頓首謝恩兩面皇莞爾而笑曰我們君臣可謂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說罷衆鼓掌遂散朝

詩話

（會千）

頌閣錢文端公行述紀略載有乾隆庚午科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年七十餘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求公書以爲榮公贈以詩扇有曾侍朱衣四十年之句至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掀髯一笑筆墜於地公大喜急呼諸幕友徵詩適皆醉睡唯蔣苕生至作詩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弟一夜闈回憶抱孫時因想起徵祥錄載新鼎甲拜司成例不得動相傳頭動則害狀元左右手動則傷榜探嘉慶辛未科天門蔣丹林（名祥墀）任祭酒一甲一名爲蔣笙陔修撰即祭酒子也朝士贈詩云回憶趨庭學禮時國恩家慶喜難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起怕遲眞可以並稱佳話

樂山秘製

清血 搜毒丸

花柳之毒最易傳染 輕者五淋白濁 重者楊梅惡瘡 初得者 多有隱蔽不治及治時又不詳察 悞服薰頂有害各藥 日久其毒漸入骨髓之內血管之中 延蔓全身 小則傷害已身 大則傳染妻子 其害危險哉 然近來世界所售治淋濁梅毒各藥甚夥 均時服時愈 斷難除根 本醫士於花柳一門 專心研究 秘製清血搜毒丸 無論新久輕重 常年不止淋濁 多年梅毒未淨者 或毒入骨髓血中腦肺臟經 或經年累月纏綿不清 或屢愈屢犯 或每交春令必犯者 均能將毒搜掃清除 永無後患之慮也 此丸專治 傳染花柳淋濁 下元虧損淋濁 ◉小便腫痛淋漓不止 便前便後刺痛 風火虛寒各淋 楊梅結毒未發已發出者 魚口便毒 下疳各症 小便淫瘡潰爛 梅毒遍身發癢 偏身紅疹 梅毒入骨 筋骨疼痛 梅毒痔漏 瘰毒 疥癬 各種疔毒惡瘡 傳染婦女各症◉價目每大盒二元 小盒一元二角◉經售處 前門外觀音寺 華英大藥房 天津鍋店街 華英大藥房 此藥問世以來 已數載矣 凡經服過者 莫不交口贊揚 得以遐邇聞名 傳播中外 屢有無恥之徒 襲名仿造 僞貨冒充 賜顧悞購 服之不但無益 且與身體有害 本醫士今特聲明 賜購詳認雙地球商標 樂山秘製 方不受奸輩矇騙也

專治五淋金丹

此丹專治花柳傳染之毒赤白二濁小便腫痛淋漓不止以及梅毒已發未發楊梅入骨疔毒疥瘡魚口便毒等症服用此葯永無復發立見速效◉每粒大洋貳角◉經售處◉前門外路西天德隆蠟鋪◉後門臉祥聚齋蠟鋪◉東四牌樓北路東鴻慶魁蠟鋪

告房招租

住房一所座落在魏染胡同南口內路西共瓦房三十八間新式街門庭院寬大有願租此房者請至琉璃廠東門外路南信義誠木廠面議租價 本房主人謹啓

治早陰毒 錯　隱蔽不治 錯　誤服頂藥 錯

邇年以來 妓館林立 樂戶紛捐 市廛日尙虛華 花柳病症 日見增多 花界妓館實爲產生花柳臟毒之製造廠 無論何界均以冶游爲應酬所必需 每每於逍遙快樂之間不知不覺之中 爲外毒所沾染 日後發現各種毒症 輕者淋濁魚口便毒 重者楊梅毗瘡等症 患者每多躭延隱蔽不治 忍痛碍苦不敢聲張 且治時有不細擇良藥 遂誤服生意門之三天保好五日除根各種劣藥 殊不知該藥非爲薰項 即爲倒提 不過暫愈一時 將毒頂入骨髓之內血管之中 及二次發現 尤甚於前者十倍 轉生各種猛烈重症 不獨己身被累 且恐傳染妻子 甚則絕嗣斷種 豈不險哉 本醫士秘製天然療毒丸 專治花柳艱險大症 無論新久輕重 多年不止之淋濁 小便腫痛 淋漓不止 便前便後 尿管刺疼 風火虛寒 赤白各種淋濁 毒氣入腦入骨 入筋入臟入腑 結毒倒發 破爛升喉 髮脫齒落 楊梅瘋點 惡瘡毒疥 魚口便毒 橫痃下疳以及婦女小兒傳染胎毒 速速吞服此丸 可保限日撲滅毒根永不再犯 天然療毒丸每瓶宗價一元 每六瓶五元 北京發售處大柵欄老德記大藥唑路南中西大藥房 觀音寺華英大藥房 天津單街子老德記大藥房 濟南西門內老德記大藥房

◉山東水災義賑會鳴謝助捐姓名◉（續）